

## 第一章 馬車裡的人

太陽還未完全升起，一片朦朧的薄明中，四五護衛簇擁著兩輛馬車沿官道徐徐而來。

沈鶯時掀開車窗上的厚氈簾子，早春的風帶著柳林間的潮氣灌進來，頃刻驅散了車廂內的憋悶，微寒清新的空氣沁入心肺，她長長呼出一口氣。

去年秋天，先帝留下遺詔，皇位傳於濟南的魯王，她父親沈遠毅隨之水漲船高，從王府儀衛副升任金吾左衛指揮同知，年前已進京赴任。

本打算和父親一起走的，偏不巧小妹染了風寒，一直拖到元宵節後她們才動身，走走停停快一個月才總算望到京城的影子，上一次進京還是她扶棺送母親回籍的事了。

可憐母親，陪父親在任上吃了多年的苦卻沒享到一天的福。正想著，她忽覺肩膀一沉。

夏嬾嬾打著哈欠給她披上斗篷，「二月裡一早一晚的冷著呢，姑娘小心著涼。」手爐微微發燙，茶壺在紅泥小爐上咕嘟咕嘟冒著泡，車裡熱氣騰騰的，沈鶯時渾身發燥，不願意穿。

夏嬾嬾見狀，把小爐子裡的火挑得更旺些，「那下車前姑娘可得穿上，讓老夫人瞧見，姑娘自己不在意，夫人又該不自在了。」

她口中的「夫人」，是繼母黃氏。

黃氏原是個寡婦，莊戶人家出身，帶著一遺腹子靠給人幫傭過活。

沈家以軍功起家，沈鶯時的祖父在世時做到了京營指揮同知，幾位叔伯都在軍中任職，說起來也是京城有頭有臉的大家了。

按說繼母這樣的家世，壓根沒法進沈家的門，可架不住她爹喜歡，招呼都不打一聲，直接在兗州把人娶了，還請了魯王主婚，這下老夫人不同意都不行。

可想而知，沈老夫人心裡有多窩火。

以前婆媳離得遠，一個在京城，一個在兗州，繼母嫁過來九年，見面的次數屈指可數。祖母不待見繼母卻鞭長莫及，大致上還能相安無事，這回要在一個屋簷下過日子……

沈鶯時想起繼母登上馬車時那赴死般的表情，不禁失笑道：「我知道的，不會叫夫人在祖母那裡吃掛落。」

她嘴唇有點微凸，豐盈紅潤，稍稍張著，宛如春日裡飄落的桃花瓣，可愛中帶著單純，單純裡染了些許不自知的魅惑，笑起來時，幽暗的車廂都彷彿明快了幾分。

夏嬾嬾暗暗感慨一番沈鶯時的美貌，滿意地點點頭，「夫人沒白疼姑娘。」想了想，她又提醒一句，「這麼多年舅老爺連根草都沒給過姑娘，結果老爺一升官他的信就到了，姑娘心裡要有個譜。」

沈鶯時眉頭微皺，但很快展開，「我知道的。」

夏嬾嬾仍舊絮絮叨叨，「要不是先夫人留下話，不准別人插手姑娘的親事，一定要舅老爺定，姑娘何至於十七了還沒婆家？唉，真是把姑娘給耽誤了。」

真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！這個夏嬾嬾曾接濟過窮困潦倒的繼母，仗著這點子情分

做了沈家內管事，處處插手她的事不說，現在越發得意了，話裡話外竟敢暗搓搓指責母親。

沈鶯時心中不快，別的她都可以不計較，唯獨不能涉及母親。

「母親是為我好，當時父親也同意的，我十七未嫁也不覺有什麼不妥，難道家裡養不起我了？如今嬤嬤為誰打抱不平？這話又合該妳說？噢，我倒忘了，嬤嬤原來也是做幫傭的，在規矩上頭的確差了些，等下到了祖母那裡，妳可不要出什麼岔子，連累了夫人才是。」

夏嬤嬤老臉一紅，訕訕地不說話了。

沈鶯時彈壓她一回，可心裡到底不舒服，又不願讓人看出來，便把目光投向車窗外。

太陽升高了些，天空鋪上一層蒼白的顏色，新綠的柳條靜靜飄蕩著，似乎在無言地訴說著什麼，涼涼的曉風冷卻眼中的淚意，沈鶯時深深吸了口氣，方覺得心裡好受些。

這時，後面傳來一陣誦經聲，伴著急促的三清鈴聲，一輛馬車出現在她的視線裡。那輛車很奇怪，車轅上坐著兩個道士，車尾也有兩個道士，連馬車夫都是道士，沒有車窗，車門也用鐵鍊子鎖著，簡直是個密不通風的黑匣子，最詭異的是，車廂四周刻著彎彎曲曲的符文，上面還掛著一圈黃紙，風動紙飄，嘩啦啦的響，活像一隻隻招魂的手。

「天老爺！」夏嬤嬤驚呼一聲，趕緊放下車簾，雙手合十念了一通佛。

沈鶯時從不信鬼神之說，帶著幾分戲謔笑道：「嬤嬤拜錯了，那是道符。」

夏嬤嬤忙改口拜三清天尊，一番折騰後總算消停了，卻是再不許她開窗，生怕沾上一星半點的晦氣。

車內炭火熏人，沈鶯時額頭掛著細汗，腦子昏昏沉沉的，身上熱得難受，每一個關節都酸痛無比，可一想到舅舅的信更是心煩。

她的親舅舅，這些年來對唯一的外甥女不聞不問，結果一張口就要她的庚帖，連人家都替她物色好了，乃京城第一等的勳貴襄陽侯徐家，世子豐神俊朗、人品貴重，與她甚是相當云云。

聽上去很不錯，可父親大發雷霆，一拳砸爛了張厚木桌子。

父親說，襄陽侯是鐵桿太子黨，太子病故後，他糾集東宮舊人擁立皇長孫，然而皇長孫只有六歲，如何壓得住一眾年長的叔叔？先帝權衡許久終是選了魯王。

襄陽侯擺明了是想找個護身符保平安，舅舅竟給他家保媒，父親焉能不氣？

其實她不大相信舅舅是冷漠的勢利小人，母親在的時候時常與舅舅通信，逢年過節也總能收到舅舅託人帶的東西。

她永遠也忘不了，舅舅伏在母親棺木上無聲痛哭的樣子，可之後為什麼不來往了？想到這，心裡那股子鬱氣又冒了出來，車廂又熱又悶，沈鶯時幾乎喘不過氣，敲敲車壁，「停車。」

問清她要更衣，夏嬤嬤吩咐一個剛留頭的小丫鬟跟著，「別走遠！唉，其實再忍忍，前頭十里地就有客棧。」

沈鶯時裝沒聽見，自顧自往林子深處走去，腳步匆匆，很快甩開了小丫鬟。

忽然間她腳下一頓，閃身躲到灌木叢後面，從木葉縫隙中向外望。

林間的空地上站著一個男人，他一襲黑衣，衣服上佈滿紅色的符文，他仰著頭，向上伸出手，似乎要抓住什麼。

此時太陽又升高了些，霧氣瀰漫在林間，耀眼的陽光斜斜傾瀉而下將其分割成一簇簇，一片片的光柱猶如一道光的瀑布。

他靜靜地立在那裡，風動樹搖，光影變幻，陽光在他身上緩緩流淌，有那麼一瞬間，彷彿光都有了聲音。

沈鶯時不由得發出一聲輕歎，聽見動靜，那人慢慢轉過頭來。

看見那人長相，沈鶯時的心不禁怦怦直跳，他的臉俊美得出奇，便是最挑剔的人也挑不出一點瑕疵，但又蒼白得出奇，在陽光下幾近透明，宛若一件漂亮又易碎的蛋殼瓷，他大概……很久很久沒有見過陽光了。

他眼裡沒有任何光澤，像是沉靜幽暗的深海，沈鶯時忍不住去想，假如有一天這雙眼睛有了神采，又該是何等的奪目。

應是察覺到她的目光，那人眼珠微動，準確無誤捕捉到那片灌木叢。

沈鶯時開始後悔，不該賭氣跑這麼遠，萬一遇到壞人，呼救都來不及。

恰在此時，清脆的三清鈴聲響起，林子的另一邊有兩個人遙遙站定，「公子，該上路了。」

看他們的裝束，正是那輛詭異馬車上的道士，莫非眼前這個男人就是鎖在車廂裡的人？

「再等等，可不可以？」

聲音低沉，帶著淡淡的沙啞，沈鶯時不知道怎樣形容這聲音，只覺他的聲音入耳的那刻，自己屏住了呼吸，而他說話速度極慢，好像很久沒和人說過話。

「請公子上路。」道士態度謙恭，甚至有一絲的畏懼，然語氣斬釘截鐵，毫無討價還價的餘地。

那人最後望了一眼傾瀉而下的光柱，轉身走了，沒有回頭。

鈴聲逐漸遠去，沈鶯時也從灌木叢後走出來，一束束陽光裡，無數塵埃閃著金色的光，宛若碎金。

此時太陽已經完全升起，霧氣散去，光柱也消失了。

看著這一幕，不知為何，她突然覺得很難過。

小丫鬟這會兒終於找了過來，她死死抱著沈鶯時的胳膊，說什麼都不肯撒手。

剛走出林子，夏嬾嬾就衝到她跟前，「我的姑娘誼，怎麼去了這半天？真急死我！連夫人都驚動了，大冷的天非在車外頭等著，誰勸都不聽，這要是凍病了可怎麼好？」

這話聽著不舒服，但她也的確有不妥之處，沈鶯時也不分辯，對迎上來的黃氏屈膝一蹲，「讓您擔心了。」

「沒事就好，沒事就好。」黃氏急忙扶住她，「這手涼得，快去車裡暖和暖和。」

夏嬾嬾卻不打算就此罷休，使勁瞥了小丫鬟一眼，擺出管事嬾嬾的架勢，「妳就

是這樣服侍姑娘的？我看妳是成心找打。」

小丫鬟畏畏縮縮地說：「姑娘走太快，我跟不上……」

「千叮嚀萬囑咐就是不聽，姑娘再著急，也得等等伺候的人啊！」夏嬾嬾連連搖頭，大有恨鐵不成鋼之意，「萬一出事，妳叫夫人如何跟老爺交代？妳好歹也替夫人想想。」

「嬾嬾好規矩，倒叫主子等著奴婢。」沈鶯時簡直要氣笑了，「既然擔心我，何不多派幾個人跟著？不知道的，還以為妳巴不得我出事！」

跟車的婆子、兩個大丫鬟、四個侍衛，全都守在黃氏的馬車周圍。

說罷，不等夏嬾嬾回嘴，沈鶯時扭頭登上了馬車，車簾啪地一甩，差點搗夏嬾嬾臉上。

夏嬾嬾本想著黃氏在這裡，沈鶯時多少會顧忌些，結果非但沒扳回一城，反而當眾鬧個沒臉，那是又羞又惱，眼睛都紅了。

黃氏也覺得她做法不妥當，「妳剛來不知道她的脾氣，看上去軟乎乎的好說話，其實倔著呢，連我都不敢說她，妳倒敢拿教養嬾嬾款兒，活該碰一鼻子灰。」

夏嬾嬾不甘心，隨黃氏上了馬車，壓低聲音道：「我是妳的人，她看不起我，就是看不起妳。我看她就是故意跑遠的，身上弄出點傷，好找老夫人告狀。」

「不會吧。」黃氏不太相信，「那孩子平時挺尊敬我的。」

夏嬾嬾冷笑一聲，「也就妳傻，她喊老爺爹爹，卻喊妳夫人，如果她真心敬妳，怎麼連娘都不肯喊？」

一句話戳中黃氏的心病，登時不說話了。

「老爺和她舅舅不和，她又願意和舅舅親近，妳聽我的，保準讓老夫人和老爺都不喜歡她，那她說的話也就沒人在乎了。」

夏嬾嬾低低說了一通，黃氏先是搖頭，後又猶豫著道：「我覺得不至於……唉，走一步看一步吧，先派人給老爺送信要緊，請他今天早點回家。」她可不願意獨自面對婆母。

從那片柳林到城門，只有三十里地不到，半日功夫足矣，然而車隊得了黃氏的吩咐，故意放慢速度，太陽快落山才到永定門。

沈宅坐落在崇文門外的三條胡同，沈鶯時進家門時已是掌燈時分了。

還沒行禮，早等急了的沈老夫人一把將她攬在懷裡，心肝兒啊肉的又哭又笑，丫鬟婆子們勸都勸不住。

沈鶯時也緊緊抱著祖母，母親過世後，她在祖母身邊養了三年，沒有老人家的照顧，她熬不過那段悲傷的日子。

也不用說什麼話，彼此的心情就完全傳達給對方了。

沈鶯時從荷包裡掏出一顆糖，笑咪咪地說：「別哭了別哭了，喏，給您糖吃。」

小時候她想母親，整夜整夜的哭，祖母就這樣哄她。

沈老夫人被逗得噗嗤一笑，輕輕捏了捏孫女的臉蛋，「妳這鬼丫頭，盡拿老婆子尋開心！」

伺候的丫鬢不禁鬆了口氣，老夫人年過花甲，每到換季就容易鬧病，前些日子風寒剛好，再哭出個鼻塞頭痛可不是鬧著玩的。

他們都圍在沈鶯時身邊噓長問短，唯有黃氏被晾在一旁，尷尬得滿臉通紅。

好不容易有個空檔，她剛要上前問安，卻見婆母捏著沈鶯時的厚緞斗篷，臉色不大好看，「誰伺候姑娘出門的？」

黃氏不明所以，十分實誠地把目光投向夏嬾嬾。

「是我。」夏嬾嬾上前一步，發現沈鶯時臉蛋紅得不正常，心裡咯噔一下，忙笑道：「屋裡熱，姑娘一心想著老夫人，都忘了脫斗篷，真是一時提醒不到就不行。」

習慣不容易改，她自以為說辭得體，然而還是帶了指責說教的語氣。

沈老夫人打量夏嬾嬾一眼，紫紅臉皮，粗粗壯壯的很結實，不像管事嬾嬾，更像幹粗活的外院婆子，怪不得說話顛三倒四，行事也沒個章法。

她一時怒氣更盛，「屁話！下人偷懶，倒埋怨姑娘自己不動手，這是伺候人，還是來當祖宗的？黃氏，妳就這樣管家、照顧孩子？」

婆婆一發火，黃氏腦子就發懵，結結巴巴地說：「俗話說，春捂秋凍，不生雜病……」

「都快三月了，還捂著。」沈老夫人叫丫鬢扶孫女下去更衣，「看這手熱得，臉蛋也燙呼呼的……不對，孩子發熱了，請太醫，拿我的帖子，快快！」

屋裡的人一聽立馬行動起來，黃氏一開始站在屋子中間，最後慢慢地被擠到牆角。所有人都在忙，跑腿請太醫、端熱水擰帕子、拿衣服鋪被褥……她插不上手，就那樣呆呆看著，與忙碌喧囂的暖閣顯得格格不入。

沈鶯時知道，此時她應該幫黃氏解圍，說自己怕冷，是她自己要穿的，再插科打諢把這事糊弄過去。

黃氏不是惡毒的繼母，從未剋扣過她的吃穿，不過是耳根子軟，又一心撲在親生孩子上頭，對她只有客氣疏離。

話說回來，天下有幾個繼母繼女能交心？

父親赴任之前特意交代她，繼母不容易，要在祖母面前多多維護繼母，她當時也答應了，可她現在很不舒服，路上還覺得燥熱，此時卻像滾到冰窖裡，一股冰水順著脊梁骨流，冷得她一個勁打顫。

一種從未有過的疲倦侵蝕著身體每一個角落，沈鶯時實在堅持不住了，暈沉沉睡過去。

看著孫女燒得通紅的小臉，沈老夫人心疼得直流眼淚，礙著太醫在場不好叫人看笑話，因此等太醫一走，她剛要發作，卻好巧不巧地，沈遠毅一腳踏進了門。

「哎喲，都在啊！」他提著一個紙包，嬉皮笑臉地說：「娘，剛出爐的核桃酥，兒子孝敬您的。媳婦兒，別愣著，趕緊倒茶。」

自打他一出現黃氏就活了過來，眼中蘊含著數不盡的柔情眷顧，以及全身心的信賴，只消望一眼便知這人愛慘了她的夫君，也因此，不過中人之姿的黃氏有了特別的韻味。

「娘，喝茶。」她端過茶盞，低眉順眼送到沈老夫人跟前。

「吃什麼吃？」沈老夫人才不吃兒子這一套，把桌子拍得砰砰響，「鶯時燒得渾

身滾燙，你這好老婆，一路都沒發現孩子病了，再晚到幾天，只怕見不到我的乖孫女兒了。」

沈遠毅很是吃驚，下意識往裡間走，「我去看看她。」

沈老夫人叫住他，「剛吃過藥睡了。」

那便是沒什麼大礙，沈遠毅放了心，便道：「那孩子隨我，身體好，一年到頭噴嚏都不打的，任誰也想不到她會生病。」

不解釋還好，一解釋沈老夫人的拐杖就飛了過來，「不上心就是不上心，找什麼藉口！」

「是是是。」沈遠毅不敢再分辯，四處望了望，「冬素呢？」

沈冬素是他和黃氏所生的女兒，今年只六歲，因為是不足月出生的，打小體弱多病，他最掛心的就是這個小女兒。

黃氏答道：「妮妮下車時睡得正香，我讓丫鬟先抱她回院子歇著，趕明兒再給母親請安。」

這話一出，沈遠毅有一瞬間的呆滯，連沈老夫人也忘了發火，一陣難堪的寂靜中，不知是誰輕輕嗤笑了一聲。

黃氏怔愣了會兒，緊接著騰的漲紅了臉。

「妳去盯著下人們收拾院子，看看還缺什麼，等大嫂回來後合計合計。」沈遠毅趕緊把媳婦兒打發走。

知道他有話和老夫人說，丫鬟們也頗有眼色地跟著黃氏下去了。

沈老夫人毫不掩飾自己對黃氏的不喜，「光心疼自己生的，又蠢又壞，往日裡還不定怎麼苛刻驚時。」

沈遠毅遞給老母親一塊核桃酥，「瞧您說的，她把驚時養得多好，皇后都誇咱孩子『瑰姿豔逸，儀靜體閒』。」

沈老夫人翻了個大大的白眼，「那是我孫女自己生得好，人家親娘教養得好，關她什麼事。」嘴上說著，卻是伸手接過了核桃酥。

「霍氏死的時候她才七歲，記得什麼？說是您教養得好還差不多。」沈遠毅奉承兩句，瞄一眼漏刻，顯然坐不住了。

沈老夫人不緊不慢地說：「驚時病著，在我這裡養好了再回你們院子。」

「行行行，聽您的。」

「那個夏婆子，趕緊給我打發了，不懂規矩、不知進退，這樣的人怎能到姑娘身邊當差！」

「呃……」沈遠毅乾巴巴地笑笑，「夏嬾嬾是嘴碎，可人不壞，她剛來就請黃氏漲了驚時的月銀，一個月四兩，比冬素多一倍。再說她是黃氏老街坊，以前沒少幫襯黃氏母子，如今人家投奔到這裡了，也不好趕她走，那不是讓人戳脊梁骨嘛。」沈老夫人冷笑，「還真是來當祖宗的。黃氏欠的人情讓她自己還，別拿我孫女填補。」

「那是那是，回去我告訴黃氏，叫夏嬾嬾離驚時遠點。」沈遠毅覷著老母親的臉色，「兒子還沒吃飯呢，您沒別的吩咐，我就先告退了。」

「別忙著走。」沈老夫人拿出張貼子，「今兒收到霍家的請帖，三月三是鶯時舅母的生辰，壽禮我已經準備好了，到時讓老大家的帶鶯時過去。」

「不去！」沈遠毅像被踩了尾巴的貓一樣蹦起來，「霍家給襄陽侯世子保媒，娘，他們才是沒安好心，想拿我閨女填補。」

沈老夫人歎道：「畢竟是親舅舅，不能不走動，以前離得遠還有個藉口，現在兩家就離幾里地，能不讓人家甥舅見面？你也別上火，鶯時是我親孫女，她的婚事，沒我點頭都不算數。」

沈遠毅嘟嘟囔囔的，還是不樂意，「鶯時生病了，沒十天半個月好不了，去不成，娘您給推了得了。」

沈老夫人瞪眼，「壞人總讓你娘當，要說你自己和霍家說去。」

沈遠毅苦著臉說：「她大舅恨我恨得牙癢癢，我去就是火上澆油，沒準兒還會打起來。京城不比兗州，御史到處揪人小辮子，參我一本可不是好玩的。還有，我就怕……萬一世子也去，鶯時看上他可咋辦？」

「你見過他了？」

「嗯，大朝會的時候瞟了一眼。」

沈老夫人十分好奇這位京城第一公子的模樣，「長得如何？」

沈遠毅撇撇嘴，沒忍住爆了粗口，「嘖，真他娘的好看！」

更鼓沉沉，天色黑盡，沈鶯時見到的馬車停在襄陽侯府的小偏門，車門開著，車廂四周的黃紙已經扯掉了。

男人立在門前，黑衣幾乎與濃重的幽暗融為一體，幾個道士依舊離他遠遠的。兩刻鐘過去了，黑漆漆的門依舊緊閉，一片蕭瑟冷清之中，只有屋簷下的紅燈籠搖擺不定，看上去就像兩團火焰在黑暗中跳著詭異的舞。

終於，門開了，露出一張老如樹皮的臉。

「錢婆婆。」他笑了一下，眼神裡透出淺淺的親暱。

「二公子，得罪了。」隨著錢婆子蒼老沙啞的聲音，一把米劈頭蓋臉撒向徐宴。徐宴垂下眼瞼，不躲不避，任憑一把又一把的米落在身上，平靜得像沒有魂魄的人偶。

等碗裡的米空了，錢婆子又拿起一束柳枝抽打徐宴，口中念著，「一斷天瘟，二斷地疫，驅邪縛魅，晦氣祛除。」

周圍很靜，暗夜中，抽打的聲響如同波紋一般層層震盪開去，激起劈啪的回音。不知誰家的狗叫了，胡同那頭也傳來說話聲，錢婆子急忙收起柳枝，讓一個同樣老的男僕帶道士去前院書房，「侯爺有話問幾位道長。二公子，請隨我來。」

徐宴跟著她東拐西拐，走了小半個時辰，來到一處院落。

「這是母親的院子。」他突然開口，帶著幾分歡喜和期待，「我以前來過，院子裡有棵西府海棠，開花的時候就像晚霞落在樹上。來的路上我就想，如果這次可以和母親一起賞花該多好。」

錢婆子憐憫地看他一眼，「沒有海棠，公子大概記錯了。」

「哦。」徐宴的語氣又變成淡淡的，無悲無喜。

其實原來是有的，只因二公子說了句「喜歡」，侯爺夫人便叫人連根刨去，一把火燒了，從此府裡再不許種海棠，後來連提也沒人敢提。

錢婆子暗歎一聲，二公子和世子原是一對雙棒，境遇卻是一個在天，一個在地。侯爺夫人生世子的時候很順利，沒什麼痛苦，大家都以為二公子也會很順利，沒想到折騰了一天一夜才生出來。

侯爺夫人受盡了罪，幾乎把命都送了，再後來她身體便一直不太好，也沒再生養孩子。

不巧的是，二公子出生的時辰是大凶，命犯七煞，剋父剋母。

一開始侯爺、侯爺夫人還將信將疑，可半年後，老侯爺遭先皇申斥，借酒消愁時不小心跌湖裡淹死了，他們便徹底信了這個說法，把所有的不順遂全歸咎於這個孩子。

二公子兩歲那年，他們把他悄悄送到薊州的道觀，對外只說病死了。

除了她這個八字硬到鬼都怕的老婆子，十六年了，沒人探望過二公子，侯爺也沒有給他上族譜，府裡更沒人提這個「早夭」的孩子，他就像從未存在過一樣。若不是上個月薊州地動，石塔出現崩塌的跡象，實在「鎮壓」不了二公子，他也不會被強行送回來。

想起那座陰暗潮濕，到處都是腐爛味道的石塔，錢婆子不由打了個寒顫，一面卻又暗暗稱奇，二公子只在被送走時去過侯爺夫人的院子，前後不到一盞茶的功夫，那麼小的孩子居然還記得有棵海棠樹。

錢婆子讓他在穿堂旁的小屋子裡等著，「麻煩二公子在這裡略等等，老奴去回夫人，千萬不要叫人看見。」

徐宴點點頭，將兜帽拉得更低。

屋裡黑漆漆的，沒有燈，只有微弱的月光映在窗戶紙上，泛著寒浸浸的冷光。

徐宴推開一絲窗縫，院子裡靜悄悄的，只有風過樹梢的沙沙聲，大部分屋子燈都熄了，錢婆子的身影消失在迴廊的盡頭，那裡有五間正房，最西邊的屋子還亮著燈。

有段時間他很怨恨父母，想不通為什麼關著他，讓他人不人鬼不鬼的活著，還不如死了痛快；他也曾試圖逃跑，但無一例外都失敗了。

道長說，父母的生恩大於天，人要知恩圖報，不償還完父母的恩情是不能談死的，更不能一走了之，尤其是他這樣的命格，沒在出生時被掐死就該感激涕零一輩子。沒被掐死……那是不是說，父親母親對他還有一絲憐惜？

昏黃的燈光穿過黑夜的屏障，映在徐宴那雙漂亮得不像話的眼睛中，黯淡的眼神也終於有了些許的光亮。

二更的鑼聲響了，往常這個時間侯爺夫人韓氏早已歇下，今天因為世子出門還沒回來，她放心不下，便一直強撐精神等兒子回家，沒想到等來了她厭惡至極的人。

「妳怎麼把他領到這裡來了？還不快把他帶走！」韓氏趕蒼蠅似的使勁揮了下手。



錢婆子答道：「是侯爺吩咐的，請夫人安排二公子的住處。」

韓氏冷哼一聲，「他倒會躲清靜。」一想外間還有伺候的丫鬟在，忙壓低聲音問：「有人看見沒有？」

「進府之後走的小路，沒有人看見。」

韓氏鬆了口氣，「可家裡哪有地牢……我記得西北角有個院子一直鎖著，讓他去那兒，門窗都用磚頭封死，只留一個送飯通氣的小窗。好歹捱過兩個月，等薊州那邊一修好，馬上把他押回去。」

封死，那豈不是比關在石塔還要苛刻？

錢婆子試圖給徐宴爭取一下，「還是留個門的好，不要砌牆拆牆，再送他走也方便。在薊州道觀也不是總關著，隔段時間就出來透透氣。」

韓氏聽了卻不高興，細細的眉毛擰了起來，「妳也知道那是薊州！按我說的去做，別以為這差事離了妳就不成，八字硬的不只妳一個。」

見夫人動了怒，錢婆子不敢再言語，低頭退出來，進門前還想勸夫人見一見二公子的心思，現在看來完全是她作夢。

問管事的拿了小院鑰匙，剛要叫二公子出來，忽聽月洞門那邊一陣說笑聲，七八個丫鬟婆子提著燈籠，簇擁著世子來了，方才還沉寂的院子一瞬間變得熱鬧，各處的燈都亮起來了，廊下多了許多人，每個人臉上都笑著。

燈火煌煌，映出世子和他一模一樣的臉，徐宴有一剎那的恍惚，那張臉神采奕奕，寫滿了意氣風發，自信又張揚。

世子，他的大哥，耀目得宛若初升的太陽。

世子走近了，徐宴習慣性地躲向更深處的黑暗。

錢婆子垂手擋在小屋子門前。

一個粗使婆子按說不應引起世子的注意，徐文志卻在她面前停下腳步，「妳也是母親院子裡的？我怎麼從沒見過妳？」

「回世子的話，老奴在後花園灑掃處當差。」

徐文志仔細盯視她一眼，「妳叫什麼？」

「老奴姓錢。」

待要細問，旁邊的丫鬟拽拽他的袖子，示意他看前面。

「我兒回來啦！」韓氏已經出來迎他了。

「娘！」徐文志丟開眼前的婆子，走到母親身邊笑道：「大海家裡要給他訂親，他鬱悶得不得了，我就多陪他喝了幾杯，讓母親擔心了。」

大海的大名叫沐天海，鎮南侯世子，年紀輕輕就做了錦衣衛指揮同知，鎮南侯也在兵部任堂官，和只掛閒職的襄陽侯府不同，人家是手握實權的重臣。

聽說是他，韓氏一句埋怨的話都沒有，拉著兒子的手說：「不妨事，娘多等會兒不算什麼，只不許你多喝酒。來，灶上做了菊花豆腐湯，吃一碗解解酒氣。」

說著，母子倆歡歡喜喜進了屋子。

趁人們都在前頭忙活的功夫，錢婆子敲敲門，「二公子，我們快走。」

他們剛出院子沒多遠，便聽院門嘎吱響了一聲，就有兩個婆子提著水桶和笤帚出

來，一邊抱怨一邊往青石板路上潑水。

「大晚上的讓咱們打掃院子，還至少洗三遍地，想起什麼來了！」

「夫人的吩咐誰敢不聽？別說了，快幹活吧。」

徐宴站定，扭過頭，目光幽幽盯著院門，不知為何，錢婆子感覺他帶了幾分冷意，莫名讓人心裡怕得慌。

一彎新月鉤子似的掛在樹梢上，夜風捲著細細的砂粒，打著旋兒拂過院門前的空地。

新居所很久沒住人了，滿眼荒草，到處蛛網，兩件缺胳膊少腿的桌椅，看著荒荒涼涼的，比荒墓也強不到哪裡去。

錢婆子抱了床半舊的被子，「針線房沒預備公子的分例，先湊合著用老奴的吧。」

即便知道他不日即到，兩位當家人也想不起來給他置辦衣物被褥。

不過徐宴沒要，裹著斗篷就地一躺，透過窗子可以看見夜空，三兩點寒星眨呀眨的，好像那姑娘的眼睛。

她自以為藏好了，殊不知一角衣衫暴露了她的藏身之處，徐宴眼力絕佳，加上天生的敏銳，竟從木葉縫隙中捕捉到她的視線，雖然只有短短一瞬，可她目光中的欣賞還是不折不扣地傳遞給他。

這種感覺對徐宴來說頗為新奇，甚至有些欣然，連帶著方才的冷遇都不覺得難受了。

窗戶紙是破的，夜風寒涼，冷得徐宴渾身打顫，不過也因此偷得一束月光，他伸出手，接住月光，悄悄許了個願。